

绽放鲜花的大漠

■李宝堂

多个“国家第一”。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2003年10月15日,举世瞩目的“神舟五号”把航天英雄杨利伟送上太空,圆了中华民族的载人航天梦。2016年10月17日7时30分,成功发射了“神舟十一号”,创造了载人飞行达33天的新纪录。十几年来,航天员连续攻克了载人航天、多人多天、出舱行走等核心技术,为我国空间站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拜谒缅怀长眠在这里的航天烈士,是我们期待许久的心愿。

烈士陵园坐落在航天城东北方向4公里处,占地3万多平方米,是航天人在荒漠中育成的一方绿地。春暖花开的季节,陵园草木葱茏,花枝摇曳,格外静谧。挺拔的白杨树环绕四周,像一道屏障为陵园遮挡风沙,更像伫立的卫队守护着烈士英灵。树边的水渠清流淙淙,轻柔的水声恰似天籁之音在为烈士们安魂。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步入陵园,看到张爱萍将军题写的匾额悬挂在石牌楼上,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高高矗立。聂荣臻元帅的陵墓安卧在正前方,93朵鲜花,汉白玉雕成的玫瑰花簇拥在墓碑前,墓碑上镌刻着元帅的生平。

聂荣臻是“两弹一星”研制和试验工作的直接领导者。199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遵照其遗愿,部分骨灰安放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生前他眷恋这片土地,逝世后他要在这里和官兵们一起守望共和国的航天路。向聂帅陵墓和航天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我们走过花草繁茂的墓道,一个令人震撼的景象出现在眼前,那是一片从将军到士兵依次整齐排列着的陵墓,纵看成行,横看成列,就像一支整齐列队的军阵,展示着严整的军容。

这片墓地安葬着760多位航天英烈,其中有13位将军,包括在长征中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孙继先中将。除了指挥员还有科技精英和战

士,平均年龄只有27岁。在陵园里,我们先后找到了“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中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张其彬的陵墓。1966年10月27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威震世界的“两弹结合”试验。在距离发射场坪仅有100多米的地下控制室,他们和刘启泉、佟连捷、徐虹,立下“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钢铁誓言,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圆满完成了试验指挥和操作任务。

在陵园三区前排位置,我们找到了某部班长王来的陵墓。1965年10月20日下午,在一次试验任务合练完成后外排剩余液氧时,4号液氧车旁意外起火,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保护战友和设备,王来飞身扑火。大火被扑灭了,战友和设备安全了,王来却献出了年仅21岁的生命。紧挨着王来的是烈士李再林的陵墓,这个人伍不到两年的河南籍战士,在这里已经安睡了50多个春秋。那是1967年7月14日,李再林在执行搜索火箭试验残骸任务时,牺牲在地表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的茫茫大漠。

陵园里还有14位无名英雄的陵墓,墓碑上只有“烈士之墓”四个字。那是1958年修建铁路时,牺牲在200多公里外,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铁道兵战士。

长眠于此的英烈虽然年龄不同,军龄不同,职位不同,籍贯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但是他们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都有对祖国和航天事业的深沉热爱,都有“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奉献精神,都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都有用忠诚和勇敢铸就的壮丽人生!陵园里的同志对我们说,这个大漠深处的陵园,寄托着几代航天人的感情。很多老首长和老同志可以回到条件优越的大都市颐养天年,但是他们不愿离开,甚至离世后也要葬在航天城,他们认为只有这里才是他们安放灵魂的地方。几十年来航天城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当清明节和执行重大发射任务时,大家都会来到烈士陵园祭奠先烈,缅怀逝去的英雄。

三

研制“两弹一星”是党和国家领导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一天晚上,看到《清明》杂志社的编辑给我留的微信语音。点开一听,是约我写一个中篇小说。眼下我正忙着一个课题,很难保证时间和精力,所以就拿起手机,想跟编辑解释。电话打通了,没有人接,估计手机不在手上。

《清明》杂志是安徽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是家乡的刊物,有恩于我。在我刚刚学写小说的时候,连续给我发了两个中篇小说。我后来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登记表“创作成果”一项,我填写的是六个中篇小说,也就是说,我能顺利考入军艺文学系,有三分之一的专业分数是《清明》杂志给我的。这个情分我一直不忘,近年到合肥出差,有机会就跟当时的责任编辑、已经退休的温松先生见面叙旧。基于这种渊源,我对《清明》杂志交办的事情不能敷衍,即使做不到,也得解释清楚。

电话没有打通,我坐在沙发上摆弄手机,看朋友圈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却总是心不在焉,边看手机边琢磨,是不是可以以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题材写一个小说,哪怕短一点。这样想的时候,脑子里就出现了几张面孔,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还有那些医护人员、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

如果要写,我当然首选那些被我们誉为英雄的人物,还有那些牺牲在抗击疫情战场上的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写,还是不写?现在写还是以后写……

我就这么想着,想了很长时间。倏忽想起了10多年前,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也像今天这样被感动着,常常泪流满面,并且快马加鞭地写了一个纪实作品《绝地穿插》,发表在《当代》杂志上。还有一篇抗震救灾题材的中篇小说《天堂信号》。显然,这两个作品我比较满意的是后者。但是记不清《天堂信号》在哪里发表了,它在哪儿发表的呢……我想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了,《天堂信号》没有发表,因为没有写完。当时抗震题材太多了,觉得“一窝蜂”意义不大,就没有接着写下去。

二话不说,我打开了电脑,很快就找到了这篇稿子,又惊喜。其实初稿已经成形,只是觉得结构上有断崖,感觉节奏太快了,需要调整,段落划分清楚就行了。

从当天晚上开始,连续两个白天加上两个半夜,我放弃了手头所有的事情,从头至尾,一边看一边打磨,一边打磨一边回忆。作品里的人物故事,同此刻抗击疫情主战场的情境何其相似。我惊异于10多年前自己会有那么澎湃的激情,那么冲动的语言文字,那么热烈的爱心。接着又发现,甚至连创作谈都写好了。我猜想,这个创作谈是同小说交替写的,它们互相推动。甚至还有可能,最初它是一个采访体会,然后拖着我的小说往前走。

我把那篇创作谈的主要内容复制粘贴到这篇文章中,和读者一起分享当时的心情和创作状态——

骤然之间,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反手给了我们一掌,震惊之后,我们奋起抗争。“学生先走,老师留下!”一名校长发出了这样的喊声。“女生先走,男生留下!”一名中学班干部发出了这样的喊声。“学生先走,干部留下!”一名县长发出了这样的喊声。这些喊声,有的我们听到了,有的我们没有听到,但是这些声音没有被废墟掩埋,没有被时间冲走,它越过了万水千山,越过了黑夜白天,久久地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我本能地把我的视线投向了初战的那个瞬间,投向那些挥舞着生命之戈,同达摩克利斯之剑英勇搏斗的人们。闭上眼睛,我似乎能够看到在废墟的各个角落,各个战场上,各个阶段中,刀

英雄在前

徐黄祥

光剑影,血肉横飞,尸横遍野。铁马冰河入梦来,我能听见那沉重的撞击声和呐喊声。

30多天了,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灾难可以打碎我们的头颅,但是灾难杀不死我们的灵魂。灾难和抗灾战斗掀开了本民族心灵深处的页码。灾难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灾难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文学观……这突如其来事件,这前仆后继的人们,这滔滔不绝的感情的长河,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景,每一朵浪花……都是那样的生动,那样具有震撼的力量。

时隔12年再看小说,里面有很多故事,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超出了我的想象力。地震出现了,天倾地斜,废墟内外的均无经验,然而每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都是创造性的,比如少校的临时小分队用摩托车电瓶变压改造为海事卫星电话的电源;比如埋在废墟里的校长为了转移孩子们的恐惧,给大家出题目,激励求生的欲望和智慧;特别是校长在最后的时刻让一个同学用钢笔帽磨成哨子,通过微弱的缝隙把生命迹象发送出去,从而赢得了营救的时间……这些细节是我虚构的吗?不是,那是在灾区采访得来的,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生活的真实,我只不过把它们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和有限的空间里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叙事整体,最后一幕,当那声微弱的哨音从层层废墟的挤压中破土而出,终于冲进少校等营救人员的耳膜时,我不由自主热泪盈眶。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总会最早带领我们走出绝望的人,就是他们,用智慧、意志和人格的力量,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带领我们走向新生。

如果没有喷薄而出的动力,没有真情实感的浸泡,我写不出《天堂信号》这样的作品。尽管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会写小说了,自我感觉境界比过去高了,视野比过去开阔了,技术比过去老练了,可是看完《天堂信号》我才发现,进入老年,毕竟比壮年时期缺了一些什么。也许,我不会再那样的冲动了,不再那么敏锐了,不再有那么快的节奏了。当然,也不一定。

感谢《清明》杂志社,在这样的时刻向我约稿,唤醒了我的创作激情。

这篇小说已刊发于《清明》杂志今年第3期。谨以此作,献给历次参加抢险救灾的英雄!

爸爸妈妈是军人,他们要去打坏人。”

“现在没有坏人。”

“他们去打怪兽。”

“过年没有怪兽的。”

他放下背包,轻轻搂住女儿,说:“宝贝,你还记得去年春天,我们去河边一起放风筝吗?”

“记得,那是最高兴、最好玩的了。那个风筝,外公给我挂在我的房间里,春天来了,你还要带我去放风筝啊。”

“宝贝,今年的春天,被人给弄丢了。”

我和妈妈要去把春天找回来,你好看吗?”

“啊?去找春天……回来?”

“对呀,咱不能没有春天啊,你说呢?”

“哦,是啊,没有春天,小朋友们怎么放风筝呢?”

“那我和妈妈赶紧去了,去把春天找回来,我们好一起去河边放风筝。”

“哦,好吧!”女儿跳着跑回屋里,找出那个小小的风筝。

走出门,可他和她,尤其是她,心里还是有点不舍。他和她,要一起用心“牵”着风筝,把春天找回来。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一

从河西走廊西端的历史文化名城酒泉北行,我们来到了东风航天城。这里拥有我国建设最早的航天发射场,也是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

踏上这片仰慕已久的土地,只见茫茫戈壁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青灰色砂砾在太阳照射下闪烁着奇异的光,戈壁深处特有的气流在地平线上涌动,不时幻化出海市蜃楼般的奇妙图像。

走在宽阔的航天大道上,我思索着这片现在称为额济纳旗的神奇土地久远的历史。据说,额济纳有其名大约始于先秦,《山海经》记述的“西海”“流沙”和“弱水”,就是现在紧邻航天城的居延海、巴丹吉林沙漠和沿航天城缓缓流过的弱水河。弱水河畔生长着大面积的胡杨树,素有“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之称。每年10月,额济纳数百里的胡杨林涛涌动,金叶飞舞,浓烈的色彩如同油画绘出的绝美风景,因此人们说这里的秋天是中国最美丽的秋天。

千百年来,额济纳一直奏响着英雄的乐章。相传西夏时期这里有座黑水城,由一位黑将军率部驻守,当敌久攻不破而绝其水源之时,黑将军率军突围全部战死,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悲壮故事……自公元1958年春天,担负着共和国特殊使命的10万大军开进额济纳,这里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扬我军威、壮我国威的奇迹。

走进历史展览馆,我们了解到航天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从简陋的帐篷、“地窝子”“干打垒”到美丽的“回天阁”;从简易工房到现代化装备,一代代航天人在这“生命禁区”战风沙、斗严寒、饮苦水、吃野菜,艰苦奋斗,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为人民共和国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城。一幅幅珍贵的图片显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60多年来,多次执行重要卫星发射和科技试验任务,一连创下许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初心

■王妍丁

这些嫩芽的绿,在风中,在枝头
在阳光抚摸的大地上
多像你我的,初心
那个赤子,有着无言的美

岁月催人老
而你我的心,依旧渴望年轻
忘却悲伤,忘却黑
忘却,是一种过滤
是另一种力量

因为光明,总是在最暗的地方
擦亮
心亮了,你所希望的一切
也就跟着亮起来
念的嫩芽,就会片片张开
翅膀
柔美了,数不尽的万千山水

野菜

■刘振宁

小米和步枪打天下的年代
野菜,艳如花
以绵延不断的姿态
成为镰刀和锤头的一道营养

野菜也是山里人的母亲
是哺育我成长的乳汁
那段贫血的日子
我的裤腰勒得不能再紧
母亲夜以继日的泪水
化作脸上流淌不息的河流

苦难已走进历史
我走进春日的北方旷野
虔诚地采来一棵久违的野菜
像是面对一坛老酒
只抿一口
便痛饮了那段昨天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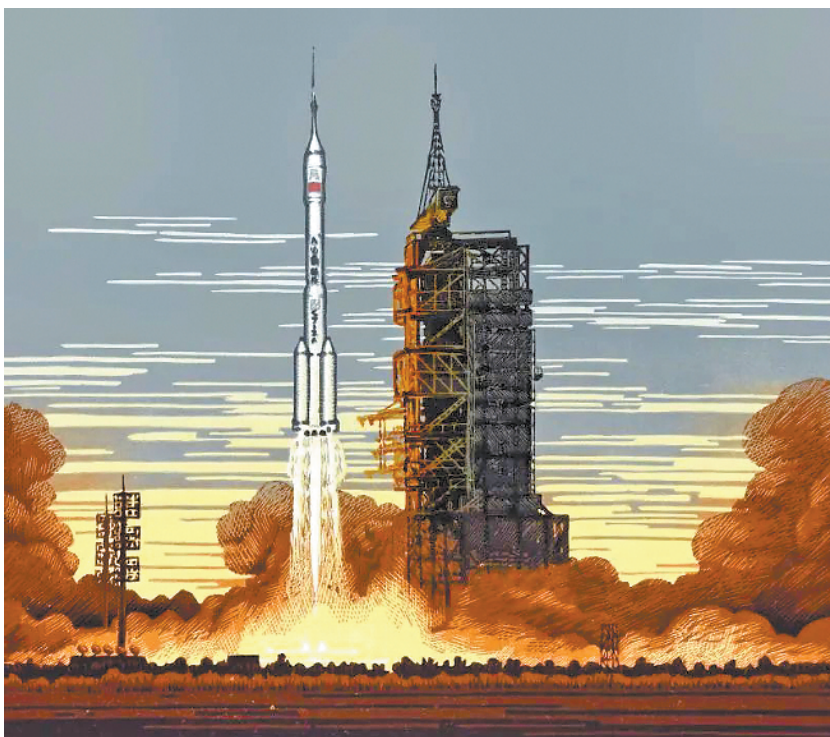
春天

■佟本正

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一根草
与另一根草,遇见时恰好水草丰盈
可以想象三千年前的云朵更白
更容易入画,自然而然
随风,嫩绿与干枯依然站得很美
说一句,他们就在四下里相应

拔下一根草,或者春天
或者是那棵树和树之上的云朵
如果我拔得下十棵,或更多
当然也包括那根枯死的
就用春天的衣衫来包裹

窥向远处,老了还活泼的样子
种在四季的深处,放牛的人
牛角之上或飞檐之下,也埋伏于草丛
蓝天和云朵,埋伏于春风之中
一根草与另一根草
一棵树遇到另一棵树



腾飞(套色木刻)

李宝堂 梁进宝 张宏伟作

带着风筝找春天

■唐汉秦

自己,依靠每个人挺身而出,是凭人的力量战胜一切灾难的。

这天上午,电话和微信相继打破了祥和欢乐的气氛:“立即组队,出征武汉!”他俩立即赶到医院,在请战书上签名并摁下手印,手指上的印泥早就干了,但心却一直悬着。

年前,他把自己的父母也接过来了,连同岳父母一起,一大家子准备过个团圆热闹的春节。他和他,加四位老人,再加上孩子,这个春节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要多温馨有多温馨。尤其4岁的女儿,是夫妻俩的心头肉,更是老人们的“开心果”。

回到家,他和他仍尽力营造着轻松欢乐的气氛,然后在饭桌上把事情直接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他和他都是军医,有一个4岁的女儿。听完院领导的战前动员,他和他两手紧扣,静静地走出医院。他们虽然一直有意锻炼女儿的自理和自立能力,但女儿毕竟还太小,现在该怎么和她说呢?两个人在车上陷入了沉默……

他记得父亲在他小时候给他讲的故事,在西方神话中,灾难来临时都是祈求神的拯救。但在中国的神话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从来都是依靠